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日記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俞鳳

尚書日記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日記十六卷明王樵撰樵字明逸金壇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謚恭簡是編不載經文惟按諸篇原第以次詮釋大旨仍以蔡傳為宗制度名物蔡傳有所未詳者則采舊說補之又取金氏通

鑑前編一書有關於當時事蹟者悉為采入如微子抱器箕子受封周公居東致辟諸條皆考據詳明折衷精當其書乃樵自山東乞歸時所作又有書帷日記一書互相參證晚年復手自增删以别記附入合為一書明代以蔡傳立學官著於令甲於是解書者遂有古義時義之分自書傳會選以下數十家是為古義而經生科舉之文不盡用書經大全

以下主蔡氏而為之說者坊肆所盛行是為時義樵是書雖為舉業而設而於經旨實多所發明可謂斟酌於古今之閒而得其通者固非剽剟疏淺諸家所能及也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尚書日記原序

傳尚書者非一家至蔡先生集傳宗本程朱義始益精而學者罕窮其歸趣何也經文簡與事理兼該非不該不徧之學驟能通貫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蓋以詩書所載皆其人之實讀其書如身在其時論其世如事在於己則我之心即古人之心古人之心即我之心然後所謂知其人者可得而幾也吁豈易言哉今去聖人之世雖遠而其心固在故

居千載之下可仰而求有不求未有求而無得者也予未有得而不敢不求者也敬援横渠張子劄記之法但以自驗所進日久成帙遂編次之初不敢以傳之人人然此學人之所共有願覯者則出之儻讀而頗亦有契者乎則以是為適國之舟車送者自崖而反奚不可者

萬歷乙未春三月丙子朏金壇王樵序

凡例

一蔡氏傳經體不得不簡是編欲以羽翼之故不厭詳體各不同也

一義理蔡傳發明已盡今欲學者認歸切己可用故多引之使近不欲推之使遠昔漢武帝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司馬遷敘七國楚漢事使人如見而五帝三代本紀殊不逮諸篇葢遷有史材無經學其作此諸紀也摭經入史故辭多拙經外旁綴襍閒

故事多陋故愚嘗謂能以今事通古事斯為明經能以古文敘今事斯為良史尚書經中之史也武帝不知通古事於今事故以為樸學本紀史中之經也司馬子長但以史材作之故不足以通古今何足以知前人短長但以家世業是經時為子弟說之亦欲使人如見庶有所入不為空言故本其記録之意如此云

一書以道政事制度事蹟有不可畧者采注疏及他

家以備攷蔡傳及制度處如堯典中歷象舜典中璣衡禹貢中地理皆已詳悉此外有未詳者悉補之事蹟有金氏通鑑前編一書其說之有補於經者多采入夫讀其書如身在其時論其世如事在於己則雖制度事蹟有不可以久遠難稽而畧之者其所未逮則尚有俟於大雅之刊正云

一舊說相沿如文王稱王武王觀兵周公居攝之類先儒俱已辨正此外如微子抱祭器歸周箕子受

封朝鮮周公居東為東征我之弗辟為致辟皆闢
聖賢大節而傳記異辭不無害教今悉辨之
一經中朱子已有定論而蔡氏偶未之及者從朱子
一討論貴求其是采輯不厭於廣或定從一家或兼
存衆說各有謂也
一引用先儒成說皆稱某氏惟孔疏稱正義以已有漢孔氏
本朝先輩稱謚或官無官者從時所稱其雜引及
之若馬融王肅旁引及之若鄭玄之類俱本原文

初非義例

尚書日記卷一

明 王樵 撰

虞書

堯典

書自禹貢以後每篇各記一事獨典謨所載不倫而五篇體製相似蓋出於一人之手唐虞夏雖曰異代實相去不遠舜史記堯事禹史記舜事不應皆曰稽古以理考之紀載出於虞史而緒成於夏啟以後史臣之手稽

古等語夏史所加也春秋傳多引為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為虞書原所作也且曰虞則上可以該堯下可以該禹三聖相授受之淵源於是備矣○古無舜典合於堯典以堯該舜堯典謂之虞書以虞該唐○堯說者曰陶唐氏號按堯舜禹皆名也古者世質生無號死無謚雖天子亦名之而已○典從冊在丌上皆象形字以丌尊閣冊為典為兩體會意以可常法而訓為常是就音假借此字今備六書三體○古者大事書之於冊小事

書之於方又小書之於簡單執一册曰簡方版也版廣于簡連編諸簡乃名為册其文象編簡之形此載堯事故名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至格於上下古人發端之語例皆鄭重如曰若稽古曰若古有訓皆發語之辭曰與粵通史記稱堯舜禹皆云粵若稽古用古文也孔氏尚書始作曰若稽古自漢以來書序篇名與經文連讀之故說者因誤以曰為史氏之言若稽古為順考古道若然

則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豈蚩尤亦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邪劉安世曰自昔在帝堯至作堯典序文也堯典二字古篇目也曰若發語辭也○粵與越同史漢越皆作粵周書越若來亦粵若之例也○自洪荒以來羲農黄帝數聖人作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為尤大故曰放勲盖自古極治之盛莫過於堯前乎此者有未至後乎此者莫能加○馬融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漢志亦

曰內曰恭外曰欽其說非是欽果屬外則帝曰欽哉豈屬外乎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於此又合之曰欽恭敬也盡欽之義盡聖人之德矣其曰敬體而明用此聖學傳心之秘亦自程朱始發之程子曰君子脩己以敬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朱子曰人之所以不聰不明者止緣身心惰嫚便昏塞了其解太極圖說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嗚呼此所以為敬體而明用也與蓋心學之要也感興詩曰放勲始欽

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與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夔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執○明通明也聖人無欲則清明在躬若照臨四方乃明之用也程子曰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敬明對言堯典是也敬義對言坤六二文言與太公丹書是也敬恕對言孔子之答仲弓問仁是也敬簡對言仲弓之論子桑伯子是也而敬常為體○天地之經緯庶事之條理燦然於吾心

此聖人德性之文也○自一身動靜威儀之則以至區處萬事莫不有文皆道心所達也○文者思之著見思之見於事而爛然條理者文也此條理皆由心之文理密察中出是思也文理密察自深遠而非淺近○馬融云慮深通敏謂之思深也通也敏也思字具三義○允恭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德愈盛而心愈下故克讓○金氏曰恭讓欽之接於人者也○真氏曰堯之德以欽為首而其行以恭為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

準的也○舉聖人行實盡於恭讓二言何也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平天下只一恭字辦却為國以禮只一讓字辦却恭之所包者廣凡衣冠瞻視容貌辭氣之無不尊嚴也事天饗帝社稷宗廟之無不祇肅也親親尊賢使臣莅民之無不有體也深宮大廷出入起居之無不端莊也皆恭也讓字亦不指一事唐虞之時君則揖讓而治也臣則濟濟相讓也黎獻則誰敢不讓也虞賓則羣后德讓也凡服人之

善讓善於人遜利於人割欲於己皆讓也凡人所以强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梏於有我之私而不知天地萬物同體之義其不恭不遜之根有未去故也○允恭而為堯象恭而為共工恭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堯至誠無息共工靜言庸違此其所以相遠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楊敬仲曰堯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皆在堯一性中動之斯應分內事也

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時雍此數句與舜愼徽五典五

典克從孔子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語意一類皆聖人作
用神速處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於此可以見其實夫
聖人所謂功者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已矣漢唐之
君外身心而求事業其所規為建立於世者方自以為
掀天揭地而不知自聖賢處之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
衆與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蓋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曾
何足論也○聖人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功化之及

物則未嘗不自近以及遠故訂傳云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勲者也下個推字非謂堯亦待於推己及人推此及彼也乃曾子固所謂克明俊德有諸身故能求諸家有諸家故能求諸國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之意○上備舉堯之衆德而首以欽之一言此總挈堯之盛德而蔽以明之一言大哉君德之貴於明乎明則聖昏則愚明則治昏則亂明則在己之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别白昏則是非之了然者且不省

利害之在邇者且不察大哉君德之貴於明乎堯爲萬古明君之首語其本曰欽而已敬則明肆則昏聖人之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是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其功及於家國天下程子所謂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以此事天饗帝者也○正義曰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旣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按於

九族曰親曰睦於百姓曰章曰明於萬邦曰和曰雍隨地立文其實睦者亦明明者亦和和者明亦在其中矣但九族則宜云親睦親睦則恩義篤倫理正即九族之昭明也百姓天子所自涖作之君師施之政教其視外為詳故特曰昭明謂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至廣故曰協和於是黎民莫不風動一變其舊而和焉至是萬邦亦昭明矣能使萬邦之人皆能自明其德嗚呼盛哉大學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惟堯以之大學言

其理堯典記其實事○九族孔氏云高祖玄孫之親陸氏釋文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正義曰夏侯歐陽等謂九族者父族四本族一姑之夫家二姊妹之夫家三女子之夫家四母族三母之本族一母之母族二姨母之家三妻族二妻之本族一妻之母族二白虎通母族三母之父母母之昆弟母之昆弟子父族妻族與前說同許氏謙曰母之父母昆弟及昆弟子止是本姓一族不可謂三族也母有母之族而父反無之二家皆言妻之母族是又厚於妻而薄於

父也今但自高祖至玄孫而一以服斷之則上下旁殺之餘外姓凡有服之親皆該在其中親疎畢舉輕重適當而無前説之失矣○百姓孔傳解為百官正義曰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為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今按平章百姓百姓不親百

姓如喪考妣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皆指民言且下黎民屬萬邦則此百姓是畿內自不為複先國治而後天下平正合於大學之序蔡傳精矣註疏非也

乃命羲和至敬授人時紀堯德化之後首及於命羲和者程子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歷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修齊治平治之道也順時作歷創制立度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惟此兩端而已朱子曰歷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歷正也歲

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乃者繼事之辭蓋史家記事之體說一事了又及一事則以乃字起之非謂堯之治至於萬邦時雍始有事於命羲和也○春秋傳曰乃者難辭王安石曰乃者繼事之辭今按乃命羲和與箕子乃言曰俱當從難辭之例○孔氏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歷象其分節敬天時以授人此舉其目下別序之○正義曰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

下云分命申命分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
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
惟命四人無六官也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
旻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
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
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
事立稱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爾星二十
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辰日月所會也日行遲月行

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會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政故命羲和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敬記此天時以為歷而授人也〇金氏曰歷紀數之書也言天者所謂堯歷也象者觀天之器後篇璣衡之屬是也言天者謂渾天儀始於此朱子曰羲和即是下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

人未必是履祥按尚書大傳舜巡四嶽祀泰山霍山皆奏羲伯之樂華山弘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歷法無所統矣

附録黄氏曰天體圓地體方圓者動方者静天包地地依天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為百分四分度之一即百分中二十五分也四分度之三即百分中七

十五分也天左旋東出地上西入地下動而不息一晝一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一緣日東行一度故天左旋三百六十六度然後日復出於東方也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不過一度郤雍謂水火土石合而為地今所謂徑二十四度者乃土石之體爾土石之外水接於天皆為地體地之徑亦得二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樞是也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有餘南極入

地下亦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横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中是為天心中氣存焉其動有常不疾不徐晝夜循環斡旋天運自東而西分為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和也日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道則日五色失道則日露其慝譴告人主而儆戒之如史志所載日有食之日中烏見日中黑子日色赤日無光或變為孛

星夜見中天光芒四溢之類是也日體徑一度半自西而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日出辰日入申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日入戌故時暑晝長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焉月太陰之精主刑罰

威權大臣之象大臣有德能盡輔相之道則月行常度或大臣擅權貴戚宦官用事則月露其慝而變異生焉如史志所載月有食之月掩五星五星入月月先晝見或變為彗星陵犯紫宮侵掃列舍之類是也月體徑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之三十七二十九日有餘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内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也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則有

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月行潛於日下與日會也遁一遲三謂之弦分天體為四分謂初八日及二十三日月行近日一分謂之遁一遠日三分謂之遲三遁日一分受日光之半故半明半魄如弓張弦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也衡分天中謂之望謂十五日之昏日入西月出東東西相望光消而魄死也光盡體伏謂之晦謂三十日月行近於日光體皆不見也月行於白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

一 日食者月體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暗虛不受日光

也暗虛者日正對照處經星三垣二十八舍中外官星是也計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其星不動三垣紫微太微天市垣也二十八舍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為蒼龍之體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為靈龜之體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為白虎之體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為朱雀之體中外官星在朝象官如三台諸侯九卿騎官羽林之類是也在野象物如雞狗狼魚龜鼈之類是也在人象事如離

宮閣道華蓋五車之類是也其餘因義制名觀其名則可知其義也經星皆守常位隨天運轉譬如百官萬民各守其職業而聽命於七政七政之行至其所居之次或有進退不常變異失序則災祥之應如影響然可占而知也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併日月而言謂之七政皆麗於天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為速所帶故與天俱東出西入也五星輔佐日月斡旋五氣如六官

分職而治號令天下利害安危由斯而出至治之世人事有常則各守其常度而行其或君侵臣職臣專君權政令錯繆風教陵遲乖氣所感則變化多端非復常理如史志所載熒惑入於匏瓜一夕不見匏瓜在黃道北三十餘度或勾己而行光芒震耀如五斗器太白忽犯狼星狼星在黃道南四十餘度或晝見經天與日爭明甚者變為妖星歲星之精變為欃槍熒惑之精變為蚩尤之旗填星之精變為天賊太白

之精變為天狗辰星之精變為枉矢之類如日之精變為孛月之精變為彗政教失於此變異見於彼故為政者尤謹候焉天漢四瀆之精也起於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於箕尾而入地下二十四氣本一氣也以一歲言之則一氣爾以四時言之則一氣分而為四氣以十二月言之則一氣分而為六氣故六陰六陽為十二氣又於六陰六陽之中每一氣分其初終則又裂而為二十四氣二十四氣之中每一

氣有三應故又分而為三候是為七十二候原其本始實一氣爾自一而為四自四而為十二自十二而為二十四自二十四而為七十二皆一氣之節也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即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建之辰即可知矣斗

有七星第一星曰魁第五星曰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放此十二次乃日月所會之處凡日月一歲十二會故有十二次建子之月次名玄枵建丑之月次名星紀建寅之月次名析木建卯之月次名大火建辰之月次名壽星建巳之月次名鶉尾建午之月次名鶉火建未之月次名鶉首建申之月次名實沈建酉之月次名大梁建戌之月次名降

婁建亥之月次名陬訾十二分野即辰次所臨之地也在天為十二辰十二次在地為十二國十二州凡日月之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野占之或吉或凶各有當之者矣

分命羲仲至鳥獸鷸毛正義曰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總舉其目就乃命之内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别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内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

也○正義曰孔氏意以羲和非是卿官別掌天地但天地行於四時四時位在四方平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孔氏以四岳即羲和四子）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歷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歷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程子曰古之時分羲和以

職天道以正四時遂司其方主其時政在堯謂之四岳周乃六卿之任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復知其道故星歴為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朱子曰羲和主歴象授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金氏曰宅度也蔡邕石經作度歴法以日行起度以日出入方隅定晷刻氣候宅嵎夷南交西朔方出納敬致皆所以定卯酉子午之中推日出入之方候朝夕之景及致日中之景寅敬賓餞謹其事也永短中星皆自是推然候中

星又所以定日度也日宵永短與中星連言者初昏而候中星以星之初見為晝夜之分又分揩四中以得日度之的以日宵之中立二分以永短之極立二至○蘓氏曰禹貢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光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為交趾明矣春曰宅嵎夷夏曰宅南交冬曰宅朔方而秋獨曰宅西徐廣曰西今天水之西縣也羲和之任亦重矣堯都於冀而其所重任之臣乃

在四極萬里之外理必不然當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歷可起也故使往驗之於四極非常宅也○許氏曰三方皆寅敬於日而北方不言於文勢亦少一句非缺文也蓋歲與方與晝夜各以類從故春之中於東方朝時賓日秋則西方昏時餞之夏則南方午時致之冬則北方宜於夜半非禮日之時而地去日遠非所經地故北方無祭日之文○又曰仲叔專候天以驗歷以日景驗一也以中星驗二也既仰觀而又俯察於人事三也

析因夷隩皆人性不謀而同者又慮人為或相習而成則又遠取諸物四也蓋鳥獸無知而囿於氣其動出於自然故也驗之詳如此所以正歷正歷則專為使民趨作訛成易之時體天雖聖人之事亦凡以為民也○又曰四方之職皆互文而見宅西則嵎夷為東可知朔言方則三方可知北曰幽都則南明都可知言南交則朔方為北可知舉春日中則宵中可知秋宵中則日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知春中星全舉七宿言鳥則夏

秋冬之為龍虎玄武可知夏獨舉大火一辰則春鶉火秋玄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至於分申殷正又是明互者虞廷史官皆大賢不惟紀事之精其文章之妙亦不可及○出日納日之日日月之日也日中永短之日日夜之日也○元授時歷議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歷者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為立法之始陰陽消息之機何從而見之惟候其日晷進退則其機將無所遁候之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

究其氣至之始○又曰擇地平衍設水準繩墨植表其中以度其中晷○又曰雖晷景長短所在不同而其景長為冬至景短為夏至則一也惟是氣至時刻攷求不易蓋至日氣正則一歲氣節從而正矣○致日之致謂度其景至否以知其行得失也○附土圭之法朱子曰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識土圭鄭康成解亦誤圭只是量表影底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為之夏至後立表視表影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影恰長一尺五寸

此便是地之中晷長則表影短晷短則表影長冬至後表影長一丈三尺餘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本朝岳臺是地之中已自差許多問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運有差地隨天轉而差今坐於此但知地之不動爾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之以轉邪天運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又曰周禮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

四游曰謂地之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又曰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没之所為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又曰土圭之法立八尺之表以尺五寸之圭橫於地下日中則影蔽於圭此乃地中為然如浚儀是也今又不知浚儀果為地中否問何故以八尺為表曰此須用勾股法算之南北無定中必以日中為中北極則萬古不易者也○正義曰一歲之中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

任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為文言順天時以勸課入務也○平秩句錯於賔日日中之間與上下不相因非謂寅賔了即平秩也餘放此○陳氏曰日之行也斗建寅則出乙而漸北斗建午則出艮而漸南漸北則春既分而晝加長漸南則秋既分而晝加短長短不過百刻○蔡氏曰天體北髙而南下地體平著乎其中日近北則去地遠而出早入遲故晝長日近南則去地近而出遲入早故晝短日分十二時者歲月日時之定数日

分百刻者古曆日分之用數○日出爲晝日入爲夜晝夜一周共爲百刻以十二辰分之每辰得八刻三分刻之一無間南北所在皆同一晝夜平分各五十刻長不過六十刻短不過四十刻地中以南長有不及六十刻者短有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北長有不止六十刻者短有不及四十刻者○正義曰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言武焉此經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總舉

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書緯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爾○陳氏曰書之所言皆昏星也書於仲夏舉房心火房心也正義曰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火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

星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旨舉月中也〇鄭氏曰二十
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
為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為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
井至軫是為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虛者北方
七宿之中星也昴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星本不移附
天而移天體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半隱半
見隱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
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

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循環無窮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異乎吕令之星舉月本也○林氏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謂七星畢見不以為中星王肅覺其非遂謂宅嵎夷孟月也日中日永宵中仲月也鳥火虛昴季月也此說並與天象偶合然分孟仲季非

書之意盖不知歷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按歷家自北齊向子信始知歲差之法以故歷推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故唐一行云日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而沈存中亦云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此知歲差之法乃歷家之所通知特先儒未之思爾盖仲春之月日在昴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五十刻夜五

十刻是為春分之氣故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仲夏之月日在星入於酉地初昏之時大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長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是為夏至之氣故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仲秋之月日在心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虛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是為秋分之氣故曰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仲冬之月日在虛入於酉地初昏之時昴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短夜長

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是爲冬至之氣故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分至之氣既定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矣春曰日中秋曰宵中盖互文以見日夜之分也春曰星鳥夏曰星火秋曰星虛冬曰星昴盖四方躔度之星以名言之自角亢氐房心尾箕至於井鬼柳星張翼軫凡二十有八以日月所會言之則訾陬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凡一十有二以物象言之則青龍玄武白虎朱雀凡四作典者欲備見故互

言之春秋言殷冬夏言正者亦猶春秋謂之分冬夏謂之至也分至定則十二月之中氣無不定矣○朱子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虚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聖人作歴推考參驗以識四時中星其立言之法詳密如此又按堯時冬至日在虚昏中昴今日在斗昏中壁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是也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脩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

然亦未為精密也又曰中星自堯時至今已差五十度○初昏者日已落星初明凡測星辰俱用此時測日景則用日中中星者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星隨天西轉無刻不有中星但考驗之法以初昏為候○古今歷凡幾改一歷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永久不變然歷代長於歷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歐陽公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歷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

日周不足也天日之差恒於中星驗之○殷即是分字正即是至字以者以是日中星鳥而驗夫陽之中為仲春焉蓋仲春之氣節正轉以推季孟則可知矣餘放此○又曰析因夷隩乃是驗之於人以審氣候之寒温與下句驗之於物以審時物之變遷語意相似若謂此句為定農事之早晚則下句為欲定何事耶大抵命此四官皆考天時以作歷之事歷正則可以授民時治百官而農桑田役之務飲食居處之宜無不得其序矣不必

於此遽指一事而言也〇今按以析因等句為定農事之早晚是林氏之說〇正義曰在見物之察也三時有事當次序之故言平秩冬則物皆藏入事畢更新須省察之故異其文〇許氏曰易改易也仲冬建子之月新舊承續之交是除舊易新之時䟽謂人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囷倉是人與物皆改易也謹約蓋藏循行積聚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故在察其政以順天常〇訂傳云既命羲和造歷制器而又分方與時

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此重結欽若敬授之意術不違天所謂欽若也政不失時所謂敬授也作訛成易以上分方日宵永短以下分時所以必分方與時者欲其專於一則精而審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至庶績咸熙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度之一謂周天全度外其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分也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四分日中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

而過一度朱子曰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卻過了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爾歷家謂日月皆右旋以此蓋不計天之進而但以日之退為右旋以背而為面也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天日進而日日退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數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凡云九百四十分者是一日之分數九百四十分為一日其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日之一○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故每衆以表奇零之數是一歲日行之

數也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歷成日月麗天而又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為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每分該四十九分五釐則七分約得三百四十六分零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六時零三刻弱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乃十二箇二十九日○全日淨日也對餘分言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乃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得六凡得六日不盡三百四十八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此數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

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有奇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率則三十二日有奇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有奇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許氏曰閏法

十九歲氣朔分齊為一章此亦大畧也葢十九歲猶有餘分未盡若整齊則須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為歷元而十九年為章二十七章為會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為統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三統為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而又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而又為歷元矣○春秋文公元年左氏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正義曰日月轉運於天猶如人之行步故推歷謂之步歷步歷之始

以為術之端首謂歷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為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為術之端首故言西端於始也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謂從冬至至冬至必滿此數乃周天也一歲為十二月猶有十一日有餘未得周也分一周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為一月則每月唯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為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

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於終又曰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末方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正在於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此所以異於它月也○張子曰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

子足矣故置閏又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歳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為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日之一也○朱子曰歴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捷法故謂之右行乃云日行遲月行疾此錯説也歴家若順算則算着那相去處度數多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歴是順算○又曰横渠少遲則反右之説極精如以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内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

月似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日月循天左行日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天一周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也○又曰日月左旋之說恐人不曉故詩傳只載舊說○行之健者莫如天次於天者莫如日天之行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之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則天之過乃日之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過而見其退爾天日進而日日退各盡本數而其過與退之初度適相值焉則天與日會而氣之為時序節候者於是乎

一周所謂朞也朞之日為三百以旬計又六旬舉竒零之成數又六日焉是所以成人間歲月日時之候而人事之所憑以為節者也分一周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為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寧無所以處之乎此閏月之所由生也〇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此歲差之由日行所多月行所少此閏法之由〇本文朞字閏字歲字是三個眼

日天有四時分為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朔氣匝為年中氣匝為歳中朔不齊正之以閏而四時乃定歳功乃成○歳是人間所用朞是天氣一周此朞與歳之别也若有朞無歳則如外域但以草木開落為春冬又有年無月但以月盈虧為時候此便是荒遠之俗彼以射獵為生不知耕稼生養之道在中國則有人倫有政事故歳月日時必有紀以次人事先後之宜以盡裁成輔

相之道故有歲則必有月有春夏秋冬則必有晦朔弦望皆不容有差此定四時成歲所以為庶務之先而閏法之所由起也○按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即朱子所謂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也聖人治歷明時即人事一時修舉人與天常相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所以示乎人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人之所以因乎天也義和明而頒之九宫奉而行之其事一而已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堯典記命羲和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九官之治在其中矣舜典記命九官而欽哉惟時亮天功羲和所明在其中矣蓋互相備也馬端臨謂陶唐氏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以後之官所治者民事太皡勾芒數聖人者生則知四時之事歿則為四時之神成周六官繫以天地四時蓋於民事之中猶寓以治天事之意所論太皡成周得之至謂天事民事古今之官有異治則不知天人合一之理也畧於天事自後世

不知財成輔相之道而失之爾程子謂星歷為一技之事而與政分是也堯時羲和與四岳九官皆以聖哲之材居之未始有精粗道藝之間及成法既具有司守之則疇人子弟可以專其業而世其事故夏合羲和為一其職已畧左氏曰日官居卿以底日言中古猶知尊其職也然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以下大夫為之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以中士為之已不居卿迨周衰以後其職始益輕故司馬遷謂文史星歷介乎卜祝之間盖其與

政分也久矣○朱子曰今之造歷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筭寸分毫釐絲忽皆是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心思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李通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徐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

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跡容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寛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李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正義曰古時真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托為之○劉洪曰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

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李文簡以為至論○推步之差正謂天運之差盖久而有差自是天運自然如此朱子謂行之差處亦是常度是也故逐年考驗隨時修改以與天合元歷志云天有不齊之運而歷為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盖天無差也因人之法有時與天相左而謂之差爾所以考驗者審其推步之常法恐久而有與天相左處也訂傳云歷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此

言分職以頒布分職以考驗爾自是兩事俱為掌歷之事頒布於歷成之後考驗於未成之先令年之所頒布昨年之所考驗也令年之所考驗來年之所頒布也必已考驗無差然後可據以為信歷而頒之故承之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熈若謂既成而方驗其所頒是歷官先未能自信何以為允釐耶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至九載績用弗成正義云言帝賢知人而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

求人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故也○許氏曰篇中六咨字下民其咨之咨訓嗟愁怨之意餘五字孔例訓嗟蔡在帝曰下者則訓嗟在疇下者訓訪問說文曰謀事曰咨五咨皆謀訪之意恐不必作兩訓但從訪問之意看自有意況古文皆作資○正義曰唐堯明聖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嚚訟以為啟明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肩子矯飾容貌但

以感人放齊内少鑒明未能圓備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嚚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愚按朱以聖人之子啟明之材則其資必有過人者矣而卒歸於不肖者其受病之源曰傲而已禹曰無若丹朱傲傲則自是傲則欲上人自是欲上人之心交於中此所以形而為嚚訟也長惡不已遂至晝夜頟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堯蓋先見其微逆知其終矣夫堯欽明而允恭克讓朱啓明而嚚訟傲虐聖愚之所以分敬勝怠義勝欲與

不勝之際而已矣學者可以觀哉可以戒哉○正義曰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以其人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僝然見之狀歎共工方聚見其功言可用也靜言庸違言是而行非也象恭貌恭而心狠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又曰驩兜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與於放齊舉胤子也○四

岳官名一人而總方岳諸侯之事者也二帝每舉必咨四岳其人意必當時舊德故堯欲禪位而亦先之四岳也圮毀也族類也圮與圮不同楚人謂橋為圮音怡從巳矣之巳圮毀之圮從人已之已楚辭言鯀以悻直亡身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正義曰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災而百官謂鯀能治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祭法

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因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爾○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哉鯀雖九年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强咈戾圮族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是以其惡愈顯而功卒不可成也○金氏曰周漢以來多稱堯有九年之水今考自洪水方割即舉鯀俾乂九載無

成而後舉舜舜舉禹禹八年於外而後成功前後幾二十年曰九年者以鯀九載言之爾洪水蓋如後世歲有河決之患鯀於其間多為隄防以障之而患日甚然待九載無功始易之何也九載之間非盡無功但無成爾方命圮族帝已知之但為天下擇人天下之公也是時舜禹未興廷議推鯀羣臣之材固無出鯀之右者帝將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長則曰欽哉以勉之以鯀之材加之敬謹何患無成乃輕事慢言卒潰於成是帝固將全

鯀之材而鯀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材自負忽不知戒以取敗者皆是也寧獨鯀哉又按經稱鯀陻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堙卑經稱禹决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瀹沛漯而注之海然則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也其成敗之由以此然則禹何以不諫其父曰禹必嘗諫鯀必不從舜之知禹亦以此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至嬪於虞帝曰欽哉凡泛咨有獨對者有僉對者咨若時放齊對咨若采驩兜對

此獨對者也咨若予工咨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僉對者也咨四岳則皆僉對咨治水僉舉鯀咨百揆僉舉禹此二者大事也大任也咨典禮僉舉伯夷重事神也惟禪位四岳獨對者以帝先之四岳故也至舉舜則師錫帝者以為天下得人其事之大尤非治水百揆比也四岳宣通內外之任故大事必咨焉此處僉曰傳以為所領諸侯同辭而對百揆亦然至舉垂舉益與伯夷則恐止是朝臣未必有諸侯也○載年也唐虞曰載夏曰歲

商曰祀周曰年李巡曰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也○孔氏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正義曰徧檢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為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必當有據○孔氏曰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按明明之說當從訂傳當時在顯位者固皆

堯之所已知恐在側陋者容有人焉而未知故欲廣明揚之道令毋拘明與側陋有則舉之故四岳承之而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正與上相應處帝曰予聞則已嘗知之特未有人舉之及得其詳爾此一段敘事曲折如畫○否不通謂二字通用非訓否為不通也○古經文字真不可及舜之履歷只數字間盡其曲折是鰥夫是瞽子父母兄弟各以一字見其所處之難克諧以孝又以一字盡其善處之道妙不容言語簡意詳在他人不費

辭不能達意縱有奇古亦不脫史家風無此典重也此
玩經與閱史之法也○正義曰王肅云虞地名皇甫謐
曰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
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有天
下遂以為號虞與嬀汭一也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
西西流至蒲阪縣南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
公之姓為嬀以舜居嬀水故也○又曰按世本堯是黄
帝玄孫舜是黄帝八代孫堯女於舜之曽祖為四從姊

妹以之為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遽信○金氏曰堯舜之不同出於黄帝以書決之書無明文以堯之妻舜決之也○又曰予聞者已知其人也如何者更詳其實也以舜之玄德年二十而聞於天下以堯之明思天下固無遺照也然聞之而不自舉之盖為天下得人必盡天下之議聖人目大心平大公無我氣象可以想見○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左氏解此二字亦非後人所及雖有惡人於人情不能甚相

遠也惟心不則乎德義之經則好惡失其正喜怒無其常愛憎將倒置此後母傲弟之讒言所以得入也觀一嚚字則後世後母之情狀舉在焉象介母之愛而不克恭厥兄傲之一字是其本根凡此三言而舜家庭所遭之變不煩詳述而可以意知○問舜非致曲而至於聖人何為以孝聞張子曰不幸舜之父母異於人之父母故以孝著也○按舜處頑嚚之間非可以諫諍回父母之心非可以言語諭父母於道加之傲弟又豈聲音笑

貌可以得其懽心哉克諧以孝而已矣克諧中有𣏌而總曰以孝者周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是孝可以該友也語曰舜業業日致其孝此業業而日致之不已故彼烝烝而日變之有漸至誠充積之效也舜無他盡其在我而已矣○蘇子由古史曰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瞍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舜終不以為怨余考之書四岳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盖之稱舜曰夔夔齋慄瞽亦允若則舜之為庶人既已能順

其親使不至於姦矣按孟子因流俗所傳而發明聖人之心以垂教若曰使其有是則聖人所以處之者如此爾而其事之有無固不足辨也書之所載則事實也○正義曰我其試哉鄭玄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按我其試哉堯言欲授之以事以試其治天下也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又言將以女事之以觀其所以儀刑之者何如也二句似各一意訂傳以妻之二女

即為試之之事實本孔傳及周子舜可禪乎吾茲試矣之意以文義觀之堯既聞舜之賢於平時令又得其踐履之詳於四岳舜之為人固已了然於堯之心而不待試矣次第便當言徵用之意我其試哉正欲用之也歷試諸艱試字正本之此亦玩夫舜典所謂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者乎堯初於四岳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即欲以位授之及舉舜也何乃三載之久而後使之陟帝位乎實試之也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正與我其試哉意相始終而語相照應蓋古文舜典合於堯典則慎徽五典以下正為試之之事鄭王之說已然令以分為二篇而堯典止言釐降嬪虞之事故先儒偏重之而不知試之為歴試也然則所謂觀厥刑於二女者亦豈無試之之意乎曰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於此可以觀人而益見其賢非謂於此可以試人而纔見其實也○古次女有從行之禮不用二女同居志不同行之說○嬪於虞者使為舜婦於虞

氏之家執婦道以事舅姑葢二女不在京師觀釐降則曰於嬀汭可見後人泥不告而娶之文以爲舜受室於京師則大非事之實矣經文字字分明言言垂教非深玩不能見也○釐降二女於嬀汭孔氏謂舜於二女能以義理下其心使行婦道帝曰欽哉孔氏謂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蔡氏以釐降爲治裝下嫁欽哉爲戒二女之辭愜人心合經理不解亦自分明○帝女下嫁不足書因禪位而見欽哉戒女之辭亦常事不必書因嬪

虞而録

羅文莊公曰堯典有知人之道四嚚訟一也靜言庸違象恭二也方命圮族三也皆所以知小人克諧以孝四也所以知君子嚚訟圮族剛惡也靜言庸違象恭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即此三者亦足以槩之孝乃百行之首漢去古未遠猶以孝廉取士然能使頑父嚚母傲弟相與感化而不格姦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堯典所載歴象授時外惟此四

事乃其舉措之大者所舉若此所措若彼非萬世君天下之法乎茍能取法於斯雖欲無治不可得已○薛文清公曰書載堯舜之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按堯為天下得舜而舜為堯得禹得臯陶舜之明堯之明舜之仁堯之仁也故此篇只言不用丹朱共鯀與舉舜之事而堯之全德足以具見蓋堯知四族之姦而其惡未形不欲遽治之也惟舉舜而四族之治付之於舜矣堯欲盡用天下之賢而莫

先於舜也舉舜而禹稷皐陶之任用付之於舜矣張子曰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道故不敢不虔其始此最說得好最得堯舜心事左氏以舉十六相去四凶為舜之大功二十至云堯所不能舉而去者待舜乃舉之去之由不知堯典之義也舜典流放蓋承堯之意終堯之事而已二典相起畢盖使人自得之曾子固謂秉筆者皆皐夔之流并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此

類可見也

尚書日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日記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陳秉寧

尚書日記卷二

明 王樵 撰

舜典

古無舜典合於堯典今自上篇帝曰欽哉接慎徽五典以下讀之文甚相續蓋本一書也特以編簡重大故分為二篇以將遜以前屬堯以歷試以後屬舜序書者因各於篇首說其意而後人遂以末世本紀之例視之以為各當別著帝德於篇首而不知堯之崩年乃在下篇

舜典之内也陸德明釋文言舜典本文初無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一十二字乃姚方興所上也後人更增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一十六字亦曰此方興别本姚方興齊蕭鸞時人曰若稽古帝舜至乃命以位此節與堯典首節相似而實不同放勲至格於上下此一段實足以該括堯之始終乃堯典一篇之綱領也此節不過舜初年事乃舜典一篇之起語爾○傳云言堯既有是光華而舜又有是光華可合於堯此須知

得他本原處葢聖人所存處不可見恒於其發處見之其所存皆至於所謂本心瑩然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地故其發處無不同舜處側微其於堯未嘗得親炙而利見之而光華如是之合者以其本原之同也本言二聖之合德却言其光華者所謂以其發處見之也然此句亦只據舜在側微而言不通後有天下而說觀玄德升聞句可見重華與放勳亦稍別彼總言堯之德業此只以德言○堯德至盛難乎其繼今曰重華又曰協於

帝者見其合德之至也武之繼文亦曰重光矣然而孟子則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程子則曰文王之德似堯舜禹之德似湯武是曰重者凡聖皆可以同符而曰協者非堯舜文王不足以語此也○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四德各以兩字相配為義朱子曰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當知朱子細分是八字合之只是四事之意濬

哲合言是一事文明合言是一事溫恭合言是一事允
塞合言是一事四德各以兩字合言乃見聖人之德○
黃叔度人以比顏子氣象大段深潛但不知聰明視顏
子何如耳顏子以下孔門推頴悟莫如子貢然於顏子
之深潛默而識之語之而不惰恐未逮也故濬哲合焉
惟聖人而顏子氣象最近○詩人之咏文王於不可形
容之中每以穆穆二字盡之穆穆和敬也深遠之意濬
哲溫恭氣象可得於言表也○詩曰溫溫恭人溫恭二

字最見有德者氣象○温恭合德非聖人不能盡史以稱舜子貢以稱孔子○欽明合言則明為通明文明合言則明為光明指發於外者而濬哲之哲却為欽明之明○允信塞實也允以事言塞以心言臯陶曰剛而塞詩曰秉心塞淵凡言塞者皆心也○剛而塞蕫缺因陽處父剛而不實知其不免○欽明文思雖四字然敬體而明用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是亦有合言之意○曰哲而又曰明猶堯典曰明而又曰思周禮六德曰智而

又曰聖哲聖思為一義明智為一義哲聖思潛而明智顯也聖如顏子智如子貢○玄德潛德也潛者未見之稱程子以乾之初二為舜之側微耕漁時

慎徽五典至烈風雷雨弗迷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人之常性也慎徽者有敎以使之不失其常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敎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猶周之冢宰也納者堯嘗使為是官或攝其職皆不可知此

著官名則上慎徽五典是為司徒矣互見之也堯以舜善於人倫首使為司徒以典教化何以知之以經知之夫克諧以孝舜為父子兄弟足法也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民從之也自聖王不作無無違教矣自王政不行無教矣舜由司徒禹由司空皆晉為百揆時叙以時而叙左氏所謂無廢事也舜起側微其於天下之事不歷而知所臨而治者明德明於我而已矣賓以賓接之也上下之交來者曰賓受

者曰主故覲禮聘禮謂之賔禮四門四方之門諸侯各以方至使四岳主之故曰賔於四門穆穆和之至也諸侯接於舜之德無不化也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言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觀此舜又嘗為四岳矣五典四門不著官名可以意知左氏曰無凶人釋穆穆也此經三事而六句左氏各以三字説之此古人説經之法也山足曰麓納於大麓益治水時堯嘗使舜行視山林川澤至止山麓有烈風雷雨弗迷之事史臣因

而記之亦以見舜之德耳○呂氏曰此處與堯以親至時雍同有夫子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之意帝曰格汝舜至舜讓於德弗嗣詢咨也詩曰周爰咨詢咨事考言者咨舜以職事而考其言也乃言底可績者其事皆如其言而致有功也益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唐虞觀人之成法也堯賢舜曰乃言底可績舜賢禹曰成允成功其義一也縣亦能言矣及試之而九載績用弗成故觀人者觀其用之效與弗效而已矣宋神宗以王

安石為聖人聽其言鄙薄漢唐將為三代而有餘求其功埀涎富強尾竊管商而不足故考功核實乃大君智臨之要萬世不易之道也○堯於舜以聖知聖豈待考而後見久而始決而必曰底績必曰三載使其功效已著人所共見而後舉而加諸上位則莫不宜之此聖人舉人之道也人無聖人之明而欲舍功能之實信心任耳豈不難哉○舜讓于德或說是也葢舜以德不足以代堯故但攝行其事若作讓於有德之人泛言則不成

為讓有所指則為何人乎○舜讓於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無丁寧告戒之語而即繼以受終文祖疑有闕文金氏以論語補之曰帝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爾躬不允其讓也允執其中授以治天下之道也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戒之也然後舜以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按經之闕文多矣惟此幸存於論語而人莫之覺金氏始表而出之只此可謂有功於聖經矣載此然後禹謨十六字有所本而三聖授受之旨始完

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曰月正元日王肅等以為惟殷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

○愚按堯老舜攝堯之為帝自若也而遽以受終告祖者天子之於天下以身任其事為始終堯老而得舜則

堯事終矣授之於舜故舜告祖以受其終告攝而謂之受終益以重舜之責也言受終則舜正始可知○文祖堯所從受天下者不直曰堯祖難質言也帝繫世本之言皆不可信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氏曰在察也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蔡傳美珠謂之璿誤○正義曰璣衡者璣為轉運衡為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

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葢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葢璿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日月與五星也○按堯在位而首命羲和歴象授時葢敬天勤民事莫先於此也舜攝位而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葢歴象授時事莫先於此也二十八宿附天不動動者日月五星其行歴處即為歴數故謂之政天積氣無形

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為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五星循此宿度隨天轉行以成人間歲時月日之候歴數所以算之儀象所以觀而察之遲速順逆合其常度而不差所謂齊也七政齊而四時正故曰此歴象授時所當先也○古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

肆類於上帝至徧於羣神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祭天謂之類者因事祭告依郊祀之禮故曰類禋王肅云潔

祀也馬融云精意以享也宗尊也所尊祭者有六次於上帝而在山川之前古今說者不同未有定論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不能親詣望所在而祭之故曰望羣神丘陵墳衍古先聖賢之類祀典衆多按所有而及之故曰徧皆以攝位告也○自此至四罪事雖行於舜而命必受於堯此所謂使之主祭者也○按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其頗近者三家晉張髦以六宗為三昭三穆受終之初旣有事於文祖勢必及餘廟然古者

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宗有德故商有三宗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下至漢世猶止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乃盡稱宗此豈可以為據哉鄭玄以六宗皆天神近是但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似未盡司馬彪言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者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也按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天宗明有其文但所稱數者之屬則未見的有所據耳惟孔安國據祭法王肅

據家語以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六者之祭當之此視諸家差為有據然鄭玄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因事而行今告攝須有六宗常禮何為祭及水旱哉是亦未得為定論也○又按近儒有云類合也合祭天地也此妄解經文以證成其說固不足闢但天地之分祭合祭為歷代不決之疑有不可以不辯者禮曰享帝于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禘或以社對郊

可見古者天地之祭只有郊社而已安得南郊之外復有北郊以祭地乎郊自郊社自社又安得天地合祀于南郊乎皇天上帝至尊無對今主分者崇北郊以抗天主合者則謂若人道考妣然皆非禮也王莽謟事元后傅會昊天有成命之詩始合祀天地同牢而食其為瀆褻不經甚矣類依郊祀為之鄭氏春官肆師注本尚書夏侯歐陽之說後人解類為合又謂本乎天者咸在其中皆謬也

許氏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上帝者昊天上帝也祭法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故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蔡傳全用此語釋肆類至羣神四句泰壇即圜丘泰者尊之之辭泰折即方丘折如磬折折旋之義喻方也相近當

為禳祈宗當為禜皆誤字也泰昭王宮夜明皆壇名也禜縣絕為營也時四時謂陰陽之神陰陽之氣出入地中故埋其牲少牢冠於泰昭之上則以下皆用少牢可知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祭暑必於國南之壇祭寒必於國北之坎求其類也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故以名日壇夜之有明者月故以名月壇幽為隱小之義星明而小故祭星之所為幽禜雩吁而求雨也主祭旱言之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

水患也

輯五瑞至班瑞於羣后此代堯朝諸侯也輯歛也瑞符信也此徵召五等之諸侯而謂之輯五瑞者各執命圭璧為信以合符於天子也曰五瑞則見合萬國而皆至曰輯則見奉命於一人也五瑞者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雙植謂之桓桓宫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信伸也躬象人形少俯皆七寸而以直俯為辨璧形圓其中虚穀所以養人蒲為

席所以安人皆以為瑑飾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冒圭之冒也冒下斜刻如圭大小胖合不差以合符也既盡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薙五瑞以正月輯至盡正月則羣后以次而來於是日覲四岳羣牧不同期于一日而日日見之者順其遠近先後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以知其方俗利弊之詳盡其禮意以昭吾接遇綏懐之道也此等既畢乃班還其瑞與天下正攝代之始焉

歲二月東廵守至歸格於藝祖用特此代堯廵守也正朔制度禮器堯所頒也一之同之修之如之從堯事也

○歲二月者當廵守之年二月也廵守當何年意必攝代之次年也孔氏以二月為頒瑞之明月者非是觀本文於二月之上加一歲字則更端之辭非承上月而言且既月方日覲羣后安暇便廵守哉岱泰山也泰山四岳所宗故稱岱宗柴孔氏曰燔柴祭天告至山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

伯子男者也金氏曰柴望秩於山川禮記作柴而望祀山川葢古者祭山貍之祭川沉之今於東岳之下祀東岳而及東方山川不能偏貍沉也故柴而望祭取其氣之旁達也舊說柴句謂燔柴祭天古者祭天必於郊有大事特告則倣郊禮而謂之類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未聞至岱宗而始祭告也餘三岳皆如岱禮則一歲而四祭天不已瀆乎○合龠為合合龠兩龠也作十龠者非○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

按周禮小行人注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諸侯相享之玉各降其瑞一等則瑞自是瑞玉自是玉傳疏相承以五玉即五瑞誤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大夫執鴈取其候時而行士執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羔鴈可以生得而雉不能生得故以死者為贄贄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此九字蔡氏謂當在肆覲東后之下言東后贄此以覲愚謂此即五禮

五器中事也故錯於二句之中古人行文固有如此者如岱禮舉山如初舉時如西禮舉方亦互文以見考禮同制正因覲東后而行之故不妨如此序述也似不須移動文勢自通如亦同也五器五禮之器如胡簋籩豆之屬為吉禮之器衰絰冠屨之屬為凶禮之器旗物鐲鐃之屬為軍禮之器玉帛生死之屬為賓禮之器琴瑟鐘磬射侯投壺之屬為嘉禮之器是也禮必有器古人不苟於禮是以不苟於器後世禮文滅裂而器亦從之

五載一巡守至車服以庸此定朝巡之制葢亦堯意而舜承以行之者下封山濬川象刑四罪俱放此○按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言堯時十二載一巡守也則五載之制乃舜所定其後成周復十二年一時巡堯上古事簡也周世文天子不能頻出也舜五載勤民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孔氏曰肇始也禹治水

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幷州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曰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幽并營）○正義曰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按古冀州北抵沙漠東西南三面皆盡河為界是兼有今河北河東之地於九州為最大夫分州置牧所以聯屬諸侯董正治功也地太廣則有所不及此冀青之所以分十二州之所以肇也封表也表以為其州之鎮且以為疆域之辨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是其遺意也每州名山

惟取其最高大者為鎮故云封十有二山川無大小皆深通之使無壅決故云濬川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大者但令小大皆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濬之而已畎澮之水洩於川川之水通於海舜濬川禹盡力乎溝洫其意一也川治則經界亦修溝洫治則水患亦少其事正相首尾也後世野廢不經河決不治一廢則兩害其勢然也○冀州帝都所在而北邊於狄舜立幽幷二州亦以外厚藩屏而內尊王畿此尤其深遠

之意○古青州之境先儒皆以為越海而有遼東漢末有公孫度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然稽之於經青州貢道自汶達泲別無海外貢道而冀州島夷皮服夾石碣石入河正遼東入冀之貢道乃青州北境所至之海也則遼屬冀非屬青營自冀而分非青之所分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青入於徐梁入於雍并入於冀也此殷制也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益周又分冀為并而併營於幽復禹之青而省

徐入青也○州域山川疆理之大綱禹盡力乎溝洫則又疏别其細目也後世不復有濬川功夫只隨決修治或築堤障之而已封十二山濬川九川滌源惟聖人纔有此一番大經理也

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常刑有五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宫男割勢婦幽閉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大辟死刑也流遠放之名宥寛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賢

能功勤之當議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木末垂革施於官府扑夏楚二物施於學校金黃金贖贖其罪也此待夫雖入於鞭扑而情法猶有疑者也此五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過也如所謂過失遺忘之類災謂不幸如因水火亡失官物之類肆猶肆大眚之肆謂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者有恃而故犯終者不悛而再犯情若如此則不許其宥贖而必刑之也此二者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

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終之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蓋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罪無輕重無降等之坐

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為惡之凶人而反忍於被害之良民也其不然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帝王之世而有是哉○正義曰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

義以勑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朱子曰多有人解書做寬恤之恤其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耳又曰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愚按臯陶言帝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經二句乃是描寫出舜好生之心也○按自漢文帝除肉刑後世之五刑降死一等則流

徒笞杖而已生刑死刑輕重相懸不能使民無犯善乎胡仁仲之言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絶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興矣○朱子曰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而其過于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强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

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肢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絶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時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教不養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流共工于幽洲至四罪而天下咸服孔氏曰共工静言庸違象恭驩兜黨爭共工罪惡同故流放之幽洲北裔

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三苗國名三危西裔殛竄放流皆誅異其文羽山東裔○按左氏説此事曰流四凶族投諸四裔然則皆流也異其文爾四者之次益以罪重者先共驩居三苗之先者先朝廷而後四國先臣工而後夷狄也○四人之罪鯀三苗於經已詳共工驩兜未知所坐惟堯嘗言其象恭等事朱子謂所坐即此凡堯典所言皆為後事張本也○四人罪狀于經可據左氏叙四凶事皆言之過乃史克為季孫行父游辭侈説

以欺宣公不足信也○金氏曰此繫諸象以典刑之後益因類而附記之非攝位季年之事也若果季年之事則是崇鯀羽山之殛稽誅於三考之後而追罪於三十年之餘也且是時禹已成功而罪鯀人情之必不然者

二十有八載至遏密八音舜攝位之二十八載也殂落死也喪為之服也父死曰考母死曰妣遏絶密靜也八音謂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篪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徂落益當時語唐虞曰殂落三

代曰崩死者魂徂於天故曰殂魄降於地故曰落崩者上墜之形皆臣子施於君上之辭不忍斥言其死也然即殂落二字可以悟死生之理焉通幽明之故焉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又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百姓之所日用而不知者皆此陰陽之合也合必有散生必有死清者歸天濁者歸地得之太虛還之太虛雖神聖不能外此常理焉惡有所謂不死而常存者耶世主知考法典謨則可以無

漢武帝之惑矣○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禮為君為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民則畿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無服封建之時諸侯各君其國天子與親賢共天下不私其尊親於已也故畿外之民於天子無服若郡縣之時則朱子以

爲亦當三月也朱子又嘗為君喪服議曰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自無孝愛之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之衆冠昏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已無所難矣獨所以下為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

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踈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人寢苫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真若居父母之喪哉○愚按分有親踈如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臣民之中又分別貴賤親踈為隆殺之節有君如堯應三

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情之所至是亦禮之所宜也豈爲過哉然史臣特記堯德如此非記喪禮也至周時始立方喪之制耳自成周制禮已不能以堯為限至後世君德益衰君臣之義益薄視成周方喪之制復不能逮而漸廢焉可勝慨哉○孔氏以百姓為百官疏言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按百官如喪考妣此自是

常事又何倏乎書注疏拘於儀禮以說堯典而不知史臣之記此非謂喪禮乃見堯德在人思慕之深耳○孔氏謂四夷絶音三年則華夏可知夫經自謂四海之內耳何及四夷但三載屬下為句則是遏密不連三載為句則不見其哀思之久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氏曰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

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

月即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今按孔氏所據據孟子也孟子固言堯崩三年之喪畢舜尚欲避堯之子況遭喪之明年遽自同於嗣子之禮乎春秋之法嗣子之禮也公羊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内三年稱子縁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縁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縁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胡康侯曰縁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

故不改元於柩前定位之初縁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喪畢之後踰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禮之中者也舜不同於嗣子之禮故三年喪畢而後即位然如曠年無君何曰孝子三年不忍當攝而聽政者冢宰也若舜攝位則身即冢宰也政自之出故無曠年無君之嫌據經則服堯喪畢已格于文祖以即位告恐無避而之南河之事但舜雖不敢辭天下之重理亦未遽居堯之宫逼堯之子是之曰避耳若曰解政事之

重適於南河則無是理也〇又按攝也受終於文祖巡守歸也格於藝祖即位也格于文祖此舜代堯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之明文也堯祔于廟舜以大義主其祭羣公百辟肅雝顯相與天下共盡追思享格之義此亦不易之禮也然則如非族何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舜與堯雖非族也非非類也聖人之德也君臣之邦也禪受之義也類莫如堯與舜也精神相繫屬感通焉者尤莫切于此也廟號曰神宗自官天下視之萬世之宗

也堯之祀非舜主之而誰也然則于瞽瞍如何曰其生也以天下養其死也自爲虞氏之廟故曰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此于堯以天下相傳之大義固不得有所相妨者也禹之于鯀也亦然矣然則丹朱不祀堯乎曰先儒謂堯廟當立於丹朱之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愚謂此商周革命之禮非舜禹禪承之禮也以經考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此非舜祭于廟而丹朱與有事之明徵乎丹朱堯之肖子舜所賔而不臣故曰賔其位

不班于羣后故曰在位羣后不敢視為同列而丹朱自與羣后以徳相讓一時太和氣象可想矣祖考下繫虞賔則考者堯也若謂舜祭其祖考而丹朱在位是與殷之孫子侯服駿奔于周廟同也其必不然矣

詢于四岳至達四聰正義曰自此以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告廟既訖乃咨治於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大為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使為已聽遠聞四方也恐遠方有

壅塞令為己悉聞見之○愚按舜攝位二十有八載其于賢才知而舉之宜無遺而於天下之情照而覽之宜亦無不及矣及其即位也乃首詢於四岳而與之闢四門焉將以盡來天下之賢材而若惟恐有一人之不得以自見者與之明四目達四聰焉將以盡見盡聞天下之事而若惟恐有一事之不得以自通者葢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及也况當初政之日乎○四岳累朝元老其職周知四

方故以來賢俊去壅蔽二事屬任之非但詢訪而已觀二帝每有大事必洛四岳可見古四岳之任矣百揆總內而不可以兼四方州牧各總其州而不可以兼內故設四岳所以闗通內外使上下之情無不達遠近之事無不知者也○周官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百揆總百官成周冡宰之任也四岳總方岳之事成周二伯之任也二伯者王制謂天子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

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周二伯處外以分領天下唐虞四岳處内以總領十二牧十二牧又分領諸侯牧者竆遠牧衆也天下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獄訟不平其寃者失賢不舉者天子必知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〇有諸侯而無十二牧人自為政矣有十二牧而無四岳則朝廷方岳亦易以泮渙觀

周世霸國唐世藩鎮腹心不復歸于朝廷朝廷亦收攝他不得此不惟王綱久弛君權已失陵夷致然然亦坐無古人深慮處之乖宜使内外勢偏重關通統攝之無素爾觀虞廷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豈當有是哉○自秦以來為人上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闥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欲四目四聰之明達豈可得乎唐玄宗用李林甫為相天下舉人至京師者林甫恐其攻已短請

試之一無所取乃以野無遺賢為賀楊國忠為相南詔用兵敗死者數萬人更以捷聞豈非人君用非其人不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永鑒哉

咨十有二牧至蠻夷率服咨詢一也文相變耳牧養民之官每州以諸侯之長為牧專任養民之事諸侯固各牧其民然或私其國曲防遏糴州牧所以通濟之也食哉惟時者言民食不可後時也養民者三時不失其務三農各肆其力又視年之上下而為之備視地之豐耗

而為之通知民之貧困孤寡者而為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古者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舜咨州牧與洪範八政皆以食為首而武王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皆以是故也既言民

政所重因言邦國遠近異齊遠者宜柔而撫之使向慕于德化近者宜擾而習之使服安于政教惇德厚於有德之人也允元信於仁人也高辛氏有才子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舉而使布五教于四方即允元之事難遠而絕之之意任釋詁曰佞也親君子遠小人欲其以是為國而帥諸侯也率循也言內治舉而外夷服也十二州冀豫為中餘州皆外邊四裔蠻夷率服益言其效也九州時冀亦邊狄舜立幽并二州

以外厚藩屏內尊王畿故冀為中州冀為北土之中豫為九土之中並有中州之名焉青有嵎夷萊夷徐有淮夷揚有島夷荊有荊蠻梁有和夷雍西有戎北有狄可見邊夷者多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至帝曰俞汝往哉首稱舜曰見前此稱帝者堯也以後稱帝者舜也舜攝時未嘗稱帝也奮起庸功載事也嗟嘆而問四岳有能奮起於功以廣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官以亮采而惠疇

亮明也釆亦事也惠順疇衆也道揆端于朝廷之上而九州之物宜自遂法守慎于官府之間而兆民之分願咸得亮釆所以惠疇也此百揆之職也僉衆也四岳所領諸侯有在朝者也禹姒姓伯爵也嗣鯀為崇伯也此舉禹可百揆不曰禹哉而曰禹作司空者意以百揆非禹不可但見作司空司空之事又未可無禹惟帝裁之也帝然其舉因咨而謂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時是也指百揆而言盖使以司空兼百揆也于時水土雖平而

功緒未竟益禹之治水不但䟽瀹川澤開通險阻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畆䟽為溝澮以達于川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皆創自荒度之時計非八年之間可竟故此特使禹不妨司空之務以兼行相職不然則司空何不别命他人而必領之禹乎此兼官之始亦尊官下領庶職之始稽首首至地臣事君之禮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是拜内之别名為拜乃稽首故曰拜稽首也稷官名名棄姬姓封于邰周之祖也獨舉官

名者鄭玄云時天下頼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契臣名子姓封于商時為司徒商之祖也臯陶亦臣名時為士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禹讓此三人而帝曰俞哉是其所讓也曰汝往哉不聽其讓也是其所讓見讓者非虛讓不聽其讓見舉者非輕舉

帝曰棄黎民阻饑至播時百穀稷下不當斷當七字為一句稷生而異母嘗棄之故名棄阻厄也言自洪水以

來民尚厄於饑汝君為此稷之官教民布種是百穀以濟之單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稷非官稱后也○后配名而言后夔是也后配官而言后稷是也爵配名而言伯禹伯夷是也○史記言稷少好耕農民皆法則之堯舉為農師使教民稼穡則棄之為稷堯時已然舜以舊官申命之爾舜典凡不咨而命命而不讓者皆申舊職也○稷五穀之長故以名主穀之官○上古人食鳥獸血肉神農氏始嘗草別穀而生民粒食百穀說者云

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果各二十種共為百穀三穀者曰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熟可以助食儉歲可以救饑果熟可食乾之可為糧豐歉皆可充饑二者輔穀之不及故總曰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至五教在寬親相親睦也五品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百姓不親泛言之謂民間禮俗不敦不相親愛也五品不遜則指親

戚人倫而言夫天合人合所以相從者有自然之定分而恩義由之以相維不遜則亦不親矣舜承堯後民間豈有是哉而云然者聖人設官所以治未亂而立教常以防未然一民饑曰我饑之又曰非予覺之而誰也此設官之意也司專主也徒人衆也掌教之官曰司徒者夫家徒役井牧什伍須事任職戒糾考比凡治衆之事皆教也而其所以為教者不出于五孟子嘗言之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引

堯言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時古經尚全此數言者葢堯初命契之辭也今舜則申之者也敷布也敬敷者性天命也率性者道也敎以修之使人踐道全其性以奉天命由吾之所布敢不敬與勞來匡直輔翼則布敎之方也敬敷五敎而或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非所以使自得之也故在寛焉葢五者之理出于天命之本然人心之不容已而非有待于外也吾之為敎則因其本之不容昧若使

致其察識因其心之不容已者使盡其推行而亦非有所强於外也則夫防範雖密禁董雖嚴而其意何嘗不寛哉敬寛一事也敬敷五教在寛其文勢猶曰敬典在德非敬而又寛也○父子有親父慈于子子孝于父其相親天性也莊周謂之不可解於心君臣有義義者斷制事宜也義有是非可否故君有進退刑賞臣有去就從違君明于上臣忠于下無非以義相從事而已大義既定死生以之故臣有殺身以為其君皆義也皆性也

莊周為我者也故曰無所逃于天地誠無所逃于天地也君臣之合可謂不得已則其不擇事而安之者此心又孰使之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蠕動之物莫不有男女焉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合取法天地知有牝牡而無別者禽獸也故詩咏后妃取興關雎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以為摯而有別此后妃之德文王之刑家所以為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故夫婦言有別長幼之序謂之天顯夫植物先後相循也動

物行列相次也序之顯然彼猶然而况人乎乃有少長相凌者土居四行之中而信屬焉朋友居四倫之間而信屬焉朋友者人倫之所賴以正者也故語恩則不若天合之親足以相固語義則不若君臣夫婦情意勢分猶足以相維而獨以責善輔仁與四倫者敵而為五而所以舉其責善輔仁之職者信而已信者實也實心以相與實事以相正實德以相期此所以能責善輔仁而人倫無不厚也此五言者葢古聖人之言也此五有者

性也天命也而或不能有其有焉或一有一無焉或至於人之所不忍言焉聖人設教還其有而已畏天命也盡人之性也此所以敬敷五教在寬也

帝曰皐陶至惟明克允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刼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察也理也故治獄者謂之士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服伏其法也當就三處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屛處葢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創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衆

刑之當宥者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夫五刑三就則死者昭衆棄之義生者寓保全之仁五宅三居則不同中國者以其自絶于化外不復州里者以難復齒於平民聖人制此等級無非開人遷善遠罪之門而已惟明克允蓋折獄不明豈能當其罪而服人心此最聖人之要旨易噬嗑賁旅皆取象于離用刑在明可知明則情偽畢知允則輕重適當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所謂克允也今獄事上于所司而無

違異者謂之詳允猶古之意也○易象多以明威並言
尚書只用一明字葢刑本威也威用之當即明也明者
威斷之所出易取兩象故並言耳易又言明慎明慎並
言則慎有不恃其明之意專言明則慎亦在其中矣離
又象火故旅曰不留獄朱子曰慎刑如山不留如火可
見明必能斷也明之先未得其情則未敢折獄明之後
已得其情則不留獄○象以典刑一節或曰此堯命臯
陶之辭也古經殘闕如命契之辭不載于經而見于孟

子如是者多矣堯言其要在欽恤二字舜言其要在明允二字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也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也○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葢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于士官也○命臯陶次于契刑所以弼教也此王龜齡語○命教一言曰寛命刑一言曰明簡而易守也○蠻夷王教之所不加也因其猾夏則治之而已若寇賊奸宄乃吾民也胡為至是哉失之于井牧教化而後有刑刑之所不及而後有兵故豶豕之牙聖

人常治其本也○寇賊姦宄是四事孔氏以羣行攻刼為寇賊則凡殺人傷人皆是也姦宄中事廣分在外曰奸在内曰宄者姑以盗官物為譬在外如常人盜官物之類俗所謂外賊也在内如監守自盗官物之類俗所謂内賊也又如姦夫殺本夫外賊也姦婦知情内賊也王鳯曹操漢之姦也身為漢臣黨于王氏曹氏如谷永杜欽荀彧之流漢之宄也李林甫楊國忠姦也楊太眞高力士宄也以對范陽之禄兒則林甫國忠又皆宄也

而范陽為在外之奸矣○人多言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為二兵刑之官合為一成周之時兵刑之官析為二禮樂之官合為一以蠻夷猾夏命臯陶為兵合于刑官之證然經惟言五刑五流未嘗言兵也其于三苗始亦止曰臯陶方施象刑而已及猶不服乃命禹征之未嘗用臯陶則兵刑非兼掌明矣葢上古無大夷狄亦無大征伐故外以蠻夷委州牧内以委刑官其云猾夏不過如漢人所言行盜侵驅之類耳故制以士官而有餘大

刑甲兵葢未嘗用也兵藏于田賦徒衆掌於司徒戎器出於工戎馬出於虞則兵無專官自不廢事至成周時則不同矣經桀紂之亂世變自啓四裔勢滋内則强諸侯時時有之故初伐商即滅國五十成王時又踐奄事浸多矣周召二公每以詰戎兵張皇六師為言葢時宜實然非周德衰于唐虞故詳於政而略于化也○唐虞世質民淳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使司徒敎之即克從矣不待刑也刑之設為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設耳所謂不

待教而誅者也歷二聖二百年象刑之施惟苗民及流者四人耳其餘之時固措而不用矣嗚呼盛哉

帝曰疇若予工至往哉汝諧若順其理而治之也古人無事不然施于水則為行其所無事施于教則為使自得之施于養則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施于工則為守法信度因乎物宜且古人之制作惟能順其理也故能盡乎物宜而精後人之制作惟不必順其理也故惟窮乎人意而巧精以適用巧以悦觀此古今之工所以相

遠也周書曰垂之竹矢垂之巧葢因萬物自然之理非若後世所謂技巧咸精其能者○又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說文注積竹謂削去其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也斨方銎斧也銎斧穿也二者葢以所能為名也工與虞各有治所如工居于肆虞各隨山林川澤之所在而置守焉統有衆職如考工記輪人輿人之屬共工為之長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屬益為之長故二官獨曰往哉汝諧飭以涖其治所而合和衆職也百揆但

曰汝往哉無戒辭體尊也秩宗重事神故特曰往欽哉
帝曰疇若予上下至往哉汝諧孔氏曰上謂山下謂澤
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虞掌
山澤之官○正義曰上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
澤虞之官各掌其政令知上謂山下謂澤也此官以虞
為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王莽立予虞之官非
也○按益向雖掌火烈山澤特佐禹治水至此方正為
虞也朱子云然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至帝曰俞往欽哉典主也三禮按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虞秩宗即周宗伯則知此三禮亦謂天地人之禮也三禮乃五禮之吉禮耳掌邦禮者止是乎鄭玄曰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上所以使天下知報本反始之義今考大宗伯之職首言掌天地人之禮即繼之曰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則五禮未始

不在所掌特以事神為重故言三禮耳伯夷姜姓太昊氏之後國語云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秩序也宗尊事百神之名此官主叙次其事故曰秩宗夙早寅敬畏也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所以當夙夜惟寅也不顯亦臨猶懼有失矧可厭射而不敬乎敬立而内自直無少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汙可以交于神明矣寅直

清舜之語伯夷也直方大周公之繫坤爻也而孔子遂以學言之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朱子曰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心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又曰以敬解直以義觧方須敬義皆立然後德不孤以不孤解大字○播百穀敷五教明五刑皆有其事惟禮官但云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別無事可言言其道而已葢古之以禮為

職者有道以居之而禮不虛行如此彼區區以不失其儀文為事者抑末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至百獸率舞命汝典樂句教胄子句本是兩事然古人却合為一事者葢古之教有四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孔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可見古之教者禮樂居其大半詩亦樂中之詩而讀書不過四業中之一事爾所以必以教胄子屬典樂之官者以弟子

之業有在于是故也○天子諸侯卿大夫之適子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不可不素教而豫養之樂所以教也古之教者成其德性之美救其氣質之偏葢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故學而至於氣質變化者學斯有力教而至于變化人之氣質者教斯有功以其大端言之則直者多不足于温故欲其温寬者多不足于栗故欲其栗栗謹敬也堅密也剛之失易至於虐則欲其無虐簡之失易至于傲則欲其無傲四者人

之大體皋陶九德之目本之此而廣之也夫性之所不足者有以輔之鮮不為完德性之所易偏者有以防之鮮不為美德斯教之功也而教成于樂樂出于詩朱子曰詩何為而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既有欲矣則不能以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以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嗟咨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又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此所謂詩言志歌永言也直言而無吟咏者謂之諷長言之謂之歌配歌謂之樂聲依永者言樂出乎詩也樂主音聲凡聲皆依于詠歌故曰聲依永單出為聲聲成文謂之音聲合于律乃成文而不亂律者音樂之法也所以然者葢盈天地間惟陰陽五行之氣人物皆由是以生有氣則有聲有數氣有消升降隨所到次第而得清濁之序在人則出于喉嚼舌齒唇在天

地間則大而至于雷霆細而至于蠛蠓無非聲也律則寫其所謂中聲者而已矣在氣為中氣在聲為中聲在人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與發而中節也聖人為之律呂以寫之陽氣升降之數有多寡故律管有長短律歷同道故十二管吹以考聲列以候氣及其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此天地自然之妙也聲和則八音皆克諧協不相奪其倫次而樂成矣樂成則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神以和所謂祖考來格也人以和所

謂庶尹允諧也樂記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樂之為教所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者以其出乎性情而還以養人之性情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胄子朝夕從事其間成德豈不易哉○張子曰古樂不可見葢為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求之則樂之意益盡于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之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長言後却要入于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何律太高則入于噍殺太下則入于嘽緩益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許氏曰天地因氣而成人物憑氣而生有形者必有聲聲可以耳聞而不可以目見此用之微者也故近于氣者莫若聲聲之發雖出於一而其高下清濁亦莫不有節焉自陰陽分而為五五

而爲十二五與十二相因而為六十而陰陽之用周矣故聲之條理亦在五與十二爾萬物之聲未有外于此者也人爲物靈故其聲獨著而多變有哀樂喜怒敬愛之感則有噍殺嘽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之應其感也無窮則聲之變也多矣聖人以物之聲皆出于自然而人之聲乃發于有意出于自然則合于道者多發于有意則違道或遠故合人物之聲制為之節因人之所本有而易求者以協之以盡其用自聖人之明哲聲律身

度豈不能自為之制而必取物之無知者謂之聲之和反以協人之聲寧智不及之邪葢不自用其聰明而一任乎道因物之自然而節人之有意皆欲歸于中而已故聲之妙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協物類自載籍所記聲之用之效之感不可勝數其應之善惡有殊則係乎聲之中正淫邪其所以能感則為聲與氣為最近也是以聖人慎之而立法焉自伏羲有網罟之咏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之八闋神農之五絃古之制聲也尚

矣然以聖哲自為之而法未立也黃帝氏欲立憲以垂萬世故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旁以竹之嶰谷生而竅厚薄均者（竹與肉厚薄均等者截以為筩不復加削刮也）斷兩節之間而為黃鐘之宮因制十二筩吹其六以應鳳鳴為陽六應凰鳴為陰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定六律六呂之制以候氣之應而調宮商角徵羽之聲故能協和中聲候氣不爽五聲六律旋相為宮而聲不窮矣然律之制豈惟用于樂而已故又因以起度而度長短

焉又因以為量而量多少焉又因以為權衡而平輕重焉故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而聖人治天下之具無遺聲之妙用與天地侔矣

帝曰龍至朕命惟允堲疾殄絶震動師衆也言我疾讒說傷絶君子之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欲杜之在審于言之出納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官名納言者以納該出而帝言出納朕命者以上命包衆言耳允信也出允則命令當納允則聽覽詳如

是則雖有讒說安施焉帝恐一人之聰明有所遺故使龍專典之周之内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或曰唐虞極治而巧言孔壬讒說殄行不能無何也曰雖有而不得害政此所以為唐虞之世也大抵命九官多深憂遠念簡質之辭無太平已驗寛假文飾之意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欽之一言堯舜心法前後所以相傳君臣所以相儆不離乎此二十

二人雖人各有一職職各有所重而此一言者貫總而終之無此心則職荒矣○四岳官名一人耳孔氏以為四人則汝能庸命巽朕位堯豈欲禪位與四人乎○言天始于此而臯陶謨詳之先儒謂隆古君臣講論政治無一事不本于天無一事不主于敬誠然誠然所以然者葢自天降生民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亦莫不畀之以相生相養之資是故絲麻穀粟五材百貨天有時地有利天之養也牖民孔易如壎唱如篪和如璋判

如圭合如取如攜言求之即得而無所費皆言其易也天之教也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嚮有五極威有六極天之刑賞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者天之序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樂者天之和也山川分判風異俗殊天之州域也凡有職乎人者孰非天之事哉但天無為而君代之君不能獨為而臣分之耳不敬其職是為慢天功矣○曾氏謂咨四岳而命與泛咨而命意有輕重又以百揆禮樂與百工庶物分精粗皆非至論考之典謨益蓋禹皋之流亞也

禹嘗薦益于天欲禪以位謂止能為山澤之事可乎

許氏曰堯典四欽字舜典亦四欽字欽明文思史臣頌堯之全德也欽哉欽哉史臣頌舜用刑之善也餘五欽則戒人是皆堯舜躬行心得之餘措諸人者也堯舜之聖亦惟欽而已矣讀二典者之所當知而日用之所當先也○虞樂官在禮官之外而周屬宗伯虞工官在司空之外而周屬司空或曰工不屬司空以工屬司空者因考工補冬官而誤也書周官言司

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無百工之文百工當各以其事分隸六卿若玉人當屬春官弓人矢人當屬夏官所以知者舜時工虞異職而周時虞衡屬卿則工亦當然矣今按虞時百工之事既總於一官則周時不應遂分散于六官周官曰居四民工非四民之一乎其屬司空無疑但司空之職其大在于經野而不專于工耳○禹平水土盡力乎溝洫而後后稷之百穀可播成周司空井地之事實為司徒教養之本後

世無地政而云農桑農桑將胡以施之雖有劭農之惠免租之仁富民之志其胡以成之邵文莊公曰古為井地司空專一卿馬井田廢司空之職亡補以考工而冬官職營繕矣○虞九官即周六官也周六官之外有師傅保而虞無之九官即賓友也治即道也本末體用一以貫之也保傅有官乃家天下之後多為孺子王而設也其制遂不可易然中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故保傅之道不明季

世於臣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故賔友之禮不尊雖有其官備文而已

三載考績至分比三苗孔氏曰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

正義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考其功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之成否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

知幽明有别黜退其幽者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升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背三苗即是黜幽之事故言於考績之下前四罪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帝即政之後復不從化是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復分北之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帝既責成於岳牧九官使人得其職各盡其能帝何為哉主天下之公議而居無事以臨之居無事以待有事約而

易操者功狀明黜陟信而已矣人之立心行事未必皆有恒也至於九年不變則終不變矣故黜陟行焉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故庶績咸熙而三苗亦因以分北善者願安於政教惡者自分于放流益陟得行于其明而黜得行于其幽矣蔡氏所謂卒言其效者得之此自夷狄向化之事於考績黜陟何預而以為其效益公道昭明人心自服吾所以董正庶官之典併施於向之負固不服之人則他可知矣孔疏以分北即黜幽之事意

以于時幽之可黜者獨三苗而已似不必然也○按堯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即考課諸侯之法計考課岳牧九官前此亦已應有其法設官分職與隨事考成一時並有非命官之後始立考績黜陟之法也但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期恐出舜之所定耳此與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之例同皆舜所定故史官記之若循襲常事固不書也○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寛而責成遠莫如唐虞之時至于成周已不能同冢宰歳終

受會詔廢置三歲計治行誅賞各惟其時也○北字從兩人相背象形亦會意人道面南背北故堂北曰背戰敗曰北敗為北者謂背而走也分北言分其黨相背而去如今諸處降人例以南北更調安置分散其類不使聚處一地也

三苗之事錯見於經今定其次苗頑弗即工此禹治水時事竄三苗於三危此舜攝位時事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此禹治水後事命禹徂征此禹攝位時事七旬有苗

格此禹班師後事分北三苗此苗來格後事始之不即工者以其舉國而言也舜之所竄者其君也禹貢所記既宅丕叙者以其竄于三危者而言也禹以苗不即工欲帝念哉而帝荅以臯陶方施象刑惟明正竄三苗時事此後徂征來格分背則皆其舊都也先儒謂始特竄其君不滅其國猶立其嗣復不從化乃徂征而分北之呂刑謂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則以分背以後而言也計苗之事終帝舜之世而始定何則竄者初年分北者末

年也今南徼戎索之夷仍以苗為號者葢襲其稱非必

古三苗之種類也

尚書日記卷二